

【有所思】

墙上奔腾着父亲的宇宙

□李晓

去年春天，77岁的山西忻州代县上高陵村农民张福青，从他那槐树拥抱的农家小院启程，携着一颗老灵魂，飞向了他生前追问不休的宇宙。

眉眼开阔、面相憨厚的张福青，这个一辈子在土地里刨食养活家人的农民，在他去世后，因为一个无意闯入小院的摄影师，把他的故事发布到网络上，让他成了一个“网络红人”。今年1月，“父亲的宇宙——福青小院网上博物馆”悄然上线，在这个视频和文字等建立的“博物馆”里，访客可以看到，小院的主人张福青生前用毛笔在院子的墙壁、门窗上写下两万多字，记录了他对生活的感悟、对家人的叮嘱，甚至对宇宙的追问。

打开张福青的百度词条，可以看到这个种地农民的事迹，他在家里院子的墙壁、猪圈、厕所、房梁、地基、电线插头上，写满了他碎碎念的满腹心事，还有他仰望太空、对宇宙到底有多大发出的天问。

这个农民知识分子，种地之余，还有着盘旋在心中的思考。院子四周墙壁上密密麻麻的文字，或楷或行或草，有的用粉笔写，有的用铅笔写，有的用钢笔写，更多的是用毛笔写。木头、砖块、水泥、门窗、布袋、铁皮，都成了他的“日记本”。这些文字记录了他生活中平淡无奇的点滴、他郁积的心事、他苦苦的思考，甚至还有对宇宙的好奇。那年，房屋建成后，张福青这样写道：“希后代每年清明节后扫房地……冬扫小西房雪，屋无藏鼠洞、鸟窝、鸽居点，院无杂草，不放燃火物，防洪水用大门封进法。”随后，又心有不甘：“77岁，我想修墙，加高二尺及泥后墙面，用砖1600块。”他拿起毛笔，蘸好墨水，想起来就开始写。有时支起木梯维修房梁，半途想到什么，就在房梁上继续写。年纪大了，腰椎难以支撑，一句话要断断续续写好几次，写好后刷一层清漆，防止字体因日晒雨淋而磨损。

“宇宙到底有多大呀？太阳表面温度6000度，中心1500万度……坐飞机到太阳飞20年才能到……有星星2000亿颗。”这些写在墙上的字，对宇宙的好奇和探索，让他在这个小院子里，有了头顶一片星空的浩瀚。

乡邻们看到张福青写在院子里的字，不屑一顾也不以为奇，他们认为，就好好种地、好好过日子吧，写这些又有啥用？

张福青的一生，写满了故事与遗憾。年轻时，他想成为一个知识分子，命运却不带任何商量地把一片土地交给他去耕耘，同时侍奉双亲，种地养羊，含辛茹苦养育了两个儿子，后来一个去了内蒙古鄂尔多斯定居，一个去了北京打工。两个儿子回家很少，平时也交流不多，有时他拿起电话想给儿子打过去，却担心打扰对方，又抖抖手放下了。父子之间的疏离隔膜，让张福青的心时常迷茫空洞。他的晚年生活也充满了劳碌的沉重。妻子患有精神分裂症和糖尿病，需要终生服药。这个安静的

农家小院，成了老两口相依为命的港湾。

2018年，张福青因心脏问题住院，安装了第二个心脏支架，他在墙上写下遗嘱，叮嘱儿子，自己一旦先老而去，让儿子一定要照顾好母亲，他甚至提前准备好了寿棺。

父亲去世后，两个儿子回家，认真读了父亲生前这些特殊的文字，才感受到了撕心裂肺的痛楚，深深内疚没有多陪伴父亲。更追悔莫及的是，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走进过父亲孤独又热切的心房。

张福青这个山西老农民，因为墙上的朴拙文字，在最潮流的互联网上引领了潮流：抢救家史。

和那些在网络上重新打量自己的父母与祖辈的人一样，我也感到自己的“张福青”在心里落地生根。

父亲那年远行以后，我有一天打开樟木老箱子，里面有几本发黄起皱的笔记本，上面规规矩矩的蝇头小楷字体，是父亲中规中矩的记录，年代感的生活扑面而来：“要过年了，准备几丈布票，给父母和孩子们扯上新衣服的布匹，请村里人裁缝到家里来缝制。”“大舅70岁生日快到了，准备送礼金20元、米豆腐一篮，大儿与他妈去。上次表叔过生，小儿去了，这次轮换去吃点好的。”“清明节，给去世的老辈子送冥钱去……”“6间大瓦房正式建成，共花销积攒的工资736元。”

在一本笔记本上，父亲清清楚楚记录着亲人与亲戚们的农历、公历生日时间，同时用一张手绘表格，仔仔细细捋清了盘根错节的亲戚关系：叔、伯、舅、婶、姑、姨、侄、甥……亲戚之间的称谓全攻略，在重视礼仪的父亲那里被“一网打尽”。

在另一本笔记本上，我看到，当年只有19岁的大哥患病去世以后，父亲用文字吐露他的心迹：“大娃，我对你的期望最大，你就这样去了，让我和你妈妈的余生，怎么活下去呀……”读到这里，我哭了。想起大哥走了以后，一向身体强壮的父亲，走路也开始吃力了，常常要靠在树上闭着眼喘息一阵。

这些被遮蔽的、被忽视的父亲的生活，在父亲与我阴阳相隔后的尘世，被我重拾一小段，被我看不见一部分，我似乎才更深地理解了父亲，悲悯着他那没有轻松度过的一生。那些没有被文字、影像记录过的生活，那些从来没有被打量过的生活，那些从来没有走进过的滚烫内心，在岁月里被毛茸茸的青苔所覆盖，被记忆的屏幕抹平，被时间的河流冲刷，成为永远无法见天日的生命河床。

每个人的一生，都是一首独特的生命史诗。但个人漂泊的命运旅途，大多只有自己在场，无法见证的命运场景，汇成宏大历史的洪流，无声无息地远去。

如果有一天，走出归来，回到那写满命运故事的老父亲的“小房子”，我会忍不住感叹人生的神奇相逢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协会会员，供职于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)

【浮世绘】

香椿记

□赵戊辰

一个暮春的周末，晨跑后闲逛到小区楼下的菜市场。远远地，忽瞥见那躲在冷藏柜一隅的香椿芽，再仔细一瞅，密封盒里，它们拥挤着、蜷缩着，叶片已裹了薄薄的一层霜，价签上的数字刺得人眼睛生疼。蓦地想起小时候外婆炸香椿时总唠叨的那句：“这芽子金贵，得用鸡蛋面糊裹严实了，才不算糟践。”冷气透过玻璃柜门溢出来，在指尖凝成细密的水珠，恍惚间，竟像是回到了几十年前，那些乍暖还寒的春天。

童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。1979年，外公豪掷积攒多年的钱，从邻居老朱家买下了他那套宅子，大舅娶媳妇用。后来外公把新宅子北面的墙打通，就跟自家院子连为一体了。至今仍清楚地记得，南院有口水井，井旁有棵香椿树，脖子是歪的，半边身子探进土坯墙里，另半边则悬在井沿，皴裂的树皮无言诉说着岁月积攒的风霜。每年惊蛰过后，外婆总要抱着粗陶罐绕树三圈，把隔年的草木灰细细撒在树根周围，她说这是跟早逝的太姥爷学的法子，“香椿最恋旧，得拿往日的烟火气养着。”

第一场春雨过后，香椿树就从冬眠中醒来了，枝丫开始一点点往外钻芽，起初是嫩黄色，等叶片稍大一点，就变成绛红色，叶片透着亮。过了春分，芽子约摸10厘米的时候，就该掐芽了。采香椿是庄户人家春日里最隆重的仪式之一。晨光初露时，外婆换上她那件浆洗得发硬的蓝布衫，从门后取出磨得油亮的竹竿，竿头绑着祖传铜钩子，据说还是她陪嫁的物件。我和邻居家大金、小银银、二蛋捧着粗瓷海碗在树下围成圈，看外婆用竹竿轻轻别过枝丫，那紫红色的芽子便像星星坠落般跌进碗里，断口处沁出琥珀色的汁液，风里飘来浓烈又略带清苦的清香。

待入夜了，风吹得猛一些，那零落的香椿芽便会飘到井台边，掉进井口里。外婆常打趣道：“井龙王也馋这口鲜呢！”而对我而言，记忆里的那口鲜，实属外婆炸的香椿芽了。

香椿采下后，外婆把它们捋顺浸在刚汲的井水里，待叶片渐次舒展开细密羽状纹路时，便到给那些嫩芽做按摩的时候了。外婆揉盐的手法极为讲究，粗盐粒在掌心搓磨成细雪，顺着叶脉簌簌落下，均匀铺陈在芽片上。不可或缺的鸡蛋，是二外公养的芦花鸡新下的，磕在青花豁口碗里，如金黄的日轮，在碗中一圈圈漾开。白扑扑的小麦粉，是外公从村东头磨坊刚磨的，一缕缕撒进碗里。木筷快速搅动，明黄的蛋液裹着小麦香，氤氲在午后的春光里，充盈了我整个童年时光。

“油要七分热。”外婆用锅铲试温，大铁锅边缘开始冒出细小气泡，像冰封解冻的河面。当那裹了面衣的香椿滑入油锅，青紫的叶尖瞬间绽放成金盏，外婆用长

长的筷子迅速翻面，一个翻身，油锅里便是惊涛一片。那些原本蜷缩的芽片在油浪中恍若凤凰浴火重生般，身姿渐次舒展。油香漫过窗棂，路过的磨剪子锵菜刀的老汉，总会停下担子深吸几口，说这味道比城里的香油作坊还勾人。

外公把炸好的香椿在盖帘上列成方阵，我总顾不得烫，趁热抓两根塞进嘴里，外婆忙不迭地用笤帚疙瘩敲敲灶台，嗔怪着……未听到的后半句消融在柴火和香椿下油锅时噼啪的爆响里。太阳渐渐抖落最后的光，沉沉掉到山的那边去，八仙桌上的香椿早已堆成小山。外婆独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，就着余火煨壶茶，火光在她眼角的皱纹里蹦着跳着，两鬓的银丝在夜中被风吹起，轻舞飞扬。

待到夏至后，香椿树完全褪去了华裳，羽状复叶在蝉鸣中开始织出满地荫凉。外婆常在树荫下教我识草药，车前草、蒲公英、紫花地丁，她说这些野草和香椿一样，都是老天的馈赠。六月的天，娃娃的脸，有时暴雨突至，铜钱大的雨点砸在椿树叶上，噼里啪啦，嘈嘈切切。外婆和我搬着板凳坐在门廊下，看雨水顺着歪脖子香椿树的沟壑奔流，树根处的泥土翻涌出赭红色的血丝。

我与那棵香椿树的最后一面，是在2019年。我从南方赶来见老宅最后一面，到家时，老屋已经不在了，香椿树也已倒了。邻家金奶奶唏嘘道：“你外婆走的那年，香椿树就再也没有发芽，光秃秃的枝丫指着天，活像截焦木头。”

如今，我站在都市的玻璃幕墙下，咀嚼着真空包装的香椿，工业流水线早已驯服了那野性的芬芳，超市里的LED灯冷冰冰地照着保鲜膜下的“有机蔬菜”，却再也照不亮记忆里那豁了边的青花碗。清明回乡上坟，见到村口立着一块“古树保护”的石碑，走近细看，是当年村里被雷劈过的老槐树，周身缠满红布条。突然悲从中来，那些温柔喂养过我们的寻常树木，却已无处可寻。风过时，满树的红布条猎猎作响，像是外婆采香椿时飘动的蓝布衫。

前几日收拾旧物，在小时候外公买给我的字典里，竟发现几片早已风干的香椿叶。对着阳光细看，有金丝若隐若现，蓦地懂得了外婆所说的“金贵”，这些锁在时光琥珀里的碎片，比任何标价的春芽都珍贵。

它们不是商品，是故乡的背影。

深夜伏案时，常觉得窗外的树影在稿纸上摇曳。原来，故乡从未远去，它早已在行囊里装下了伴随一生的回忆：一缕油香，半片碎碗，还有那些裹着鸡蛋面糊下锅的春天。

或许每个游子都是一棵行走的香椿树，在钢筋水泥的缝隙里，在某个特定的时段，从灵魂的褶皱处，迸出紫红光泽的新芽。

那是乡愁，又何尝仅是乡愁？(本文作者为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会员)